

释戒嗔

著

二十四史中的传奇与风骨

SPM
广西

有人
说



有人说

释戒嗔

著



SPM

南方蓝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人说 / 释戒嗔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18-12896-2

I. ①有… II. ①释… III.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9765 号

You Ren Shuo

有 人 说

释戒嗔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 肖风华

责任编辑: 严耀峰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 伍 霄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6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 目 | 录 |

序 言.....1

/ 刘如意说 /.....4

/ 秦舞阳说 /.....17

/ 朱祁镇说 /.....35

/ 屠岸贾说 /.....61

/ 卫伋说 /.....90

/ 张邦昌说 /.....105

/ 郭圣通说 /.....127

/ 田忌说 /.....144

/ 完颜宗弼说 /.....159

/ 李福说 /.....178

/ 刘询说 /.....191

/ 赵祯说 /.....209

序言

因为出版过几本书，所以朋友们见到我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是：“最近又在写些什么文章呢？”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最近在写历史小故事，不过不是戏说野史，而是用《二十四史》做资料写作的一系列正史故事。

结果相当多的人听到后都很惊奇地表示：“原来你也有看史书呀？”

说实话，大家这样的反应让我很伤心。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在大家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爱读书、爱学习、很平和又有点小学识的形象，可是……

所以，我决定完成这本历史小故事，希望读者们看到这本以不同视角重现历史事件的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到另外的一个我。

翻看史书，在那些已然定格了的画面中，总会有一些时刻，我们会被故事中与人事触动，或喜悦，或悲伤，或无奈。我尝试着把这些曾经让我有许多感触的片段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有人说》。

《有人说》是一本以第一人称视角去评说历史事件的故事集。我选择了一些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以他们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经历过的故事。

这些人物有些是故事中的主角，有些是故事中的配角，还有些则是故事中的反派。

比如以刘如意为视角去看待吕后和戚夫人关于太子废立之争的《刘如意说》，以秦舞阳为视角去看待荆轲刺秦王的《秦舞阳说》，以屠岸贾为视角去看待赵氏孤儿的《屠岸贾说》，还有以赵祯为视角去还原狸猫换太子这个离奇传说背后的真实历史的《赵祯说》。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我觉得，所谓最客观和置身事外的视角，其实是最为惰性的视角，我们极有可能被固有的价值观引导，失去探求的力量。

而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去看待的时候，便会发现，我们所见的结果，往往和用“正常”的思维与“标准”的价值观所看到的是不同的。

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主观”和“偏见”去看待的时候，能带来的思考，往往比盲从别人的价值观所感受到的更多。

《有人说》不是一本遵从传统价值观的书籍，因为过往的历史太爱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用黑色与白色、正义与邪恶来区分。可事实上，这种区分并无意义，因为人性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的非黑即白，大多数的永远处于灰色地带。而那些以成功和失败去设定的历史，本身便带着太多的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已然远去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只是用正邪来看待，太过狭隘；只是用是非来判定，不够宽容；只是用成败去总结，则很残忍。

因为历史往往无关对错，总是悲喜交加地前行着。

《有人说》的文字风格与我之前出版过的几本书有些不同，我甚至觉得看惯了白粥馆系列书籍的读者，未必会适应《有人说》里面的文章的风格。我其实没有刻意要改变自己的文字风格，只是不希望自己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写出的风格都一模一样。

我相信人生需要变化，也需要不变。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可以不一样地活着。

刘如意说

参考文献

《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吕太后本纪》

如意小的时候，很受父亲宠爱。父亲喜欢把如意抱在怀里，一起坐在营帐中，欣赏母亲的歌舞。

父亲对母亲说：“如意这孩子真像我，以后呀，我要把我的事业统统交给如意。”

如意的父亲可不是某某乡镇的暴发户，而他的事业更不是多少多少亩良田以及多少多少头耕牛。他的事业很大，大到我们想象中

的极限！

如意的父亲就是击败了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王朝的刘邦，而他的事业就是整个天下。

可惜，父亲虽有了让如意当接班人的念头，但真正想要实现却艰难得很。

如意并不是嫡长子，他的母亲戚夫人不是刘邦的正妻。刘邦早年未发迹还是泗水亭小小亭长的时候，便娶了一个叫吕雉的女人为妻。吕雉也为刘邦生有一个儿子，比如意大上三岁，叫作刘盈。

如意三岁那年，刘盈便被立为太子。如果父亲想要兑现自己的诺言，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废黜刘盈这个太子。

在那个年代，想要废长立幼可不是凭借着君王的喜好就可以做到的。父亲不但要打破自古传下来的惯例，还要想办法对付那些思想守旧的老臣。

不过母亲对这件事倒是满有信心的。母亲偷偷地告诉如意，你这个哥哥，性格最是懦弱无用，你父亲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一点。

母亲还告诉如意一个笑话，有一年，父亲进兵伐楚，结果不慎败落了，项羽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父亲，一路追着父亲及其所率的败兵。

父亲逃到家乡，原想顺道接自己的父亲刘老太公一起逃亡。结果老太公没见到，却见到了刘盈。

母亲说到这段旧事的时候，便忍不住要乐了，她说：“也不知道这个不识相的小子怎么惹毛了你父亲，你父亲一路上越看他越讨厌，几次三番地要把他推下车。”

母亲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夏侯婴这个老小子喜欢当滥好人，连续几次把已经被推下车的刘盈又救了回来。如果不是他多事，现如今我们哪用这么烦？”

不知道为什么，如意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并没有他母亲那般雀跃。

那一夜，如意做了一个梦。

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尘土飞腾的原野上有辆残破的马车狂奔着，如意看到一个小小的孩子惊恐地缩在马车的角落里，小孩子抬起头，那居然是自己的脸。

在车的另一头，如意看到另一张脸，那是父亲的脸。在这张脸上，如意看到过许多次微笑与温暖，可是这一次，这张脸狰狞得让如意感到恐惧。

如意醒了后出了一身冷汗，耳边仿佛还能听到父亲在梦中的咆哮声：“滚下去！快滚下去！”

如意知道，这个声音曾经真实地发出过，只是不是对着他的爱子如意发出的，而是对着那个不肖子刘盈发出的。

如意每当想到这个光亮渐渐暗下去的黄昏的时候，心中总有些许的不忍。

如意不常见到刘盈，父亲对他们母子都不待见，父亲出征的时候，带在身边的总是如意和他母亲，至于吕雉和刘盈十之八九是留守的。

最近一次见到刘盈，是在父亲的军帐前。吕雉带着刘盈与刚从军帐里出来的母亲和如意，相遇了。

许是听到了易储的传言，吕雉冷冷地望着如意和他的母亲，有股寒意透了过来，一直冰到如意的心底。

倒是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刘盈，像个木偶似的傻呆呆地跟在吕雉身后。

刘盈看到如意的时候，居然笑了一下，如意揣摩了一下，这笑容中竟似没有不怀好意和阴冷。

如意心想，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像母亲评价的那样是呆子，还是像

父亲评价的那样是窝囊废。总之，被这种人压在头上，确实是件让人不忿的事情。

如意知道，从那一天起，最惨烈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液又如何？

刘盈和如意，只是棋盘上不同颜色的棋子，结果只有两个——黑的吃掉白的，又或是白的吃掉黑的。

在欲望斗争的棋盘上，亲情注定要被分隔在楚河汉界两旁。

母亲知道，刘盈并不是真正的手，真正可以操控局势的人，是他的母亲吕雉。

吕雉是一个顽强的女人。因为刘邦，她吃了很多苦，先是被当作反贼的眷属关押在沛县的监狱中，然后又被项羽当作人质羁押了几年。

困苦岁月是漫长的，在经历长达七年的囚犯和人质生活后，吕雉从一个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对手，一个谋略与手段都属于上乘的对手。

吕雉人生最悲惨的七年，最后成为母亲一生的隐痛——那七年的牺牲，最后成为吕雉巩固后位的法宝。它让占尽父亲宠爱的母亲，一生都无法动摇吕雉的皇后地位。

因为父亲不会背负一个抛弃曾经为自己受难的糟糠之妻的名声。

母亲知道吕雉已经开始动手了，因为不停地有人告诉母亲，今天吕皇后又和某某大臣接触了。

可是母亲并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在整件事情中，最终掌握决定权的人是父亲，而父亲的心早就在如意这边了。

如意知道母亲还是做了努力的，她用了自己的撒手锏，那就是哭。

如意也哭过——失去时哭过，难过时哭过。单纯地痛哭，像小孩子那样哭。

可是如意也知道，成人的眼泪所包含的意义远比他的复杂得多。他们用眼泪掩饰着欣喜，用笑容隐藏着心碎，用沉静遮挡着杀机。相对来说，母亲的眼泪要直接得多，她只是用哭泣来为如意争取权力。

之所以如意没有走上太子的位置，是因为刘盈请出了四位隐士高手来辅佐他，而此前父亲也遣人去请过他们，却被拒绝了。于是父亲动摇了，他觉得刘盈也许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差劲，或许民心已经开始倾向刘盈了。

母亲当然知道这事的背后是谁在起作用，她在背地狠狠地抱怨：

“这个姓吕的阴险婆娘，不知道花了多少黑金才请动了这四个贪财的

老头。”

母亲安慰如意说：“就让他们暂时得意一下吧，白痴是没药医的，用不了多久，刘盈就会把他幼稚懦弱的一面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到时候你父亲就会发现，天下还是应该交给我们聪明乖巧的如意的。”

其实如意并没有那么难过，因为如意并不明白“天下”是多么大的一个地方，又或者掌握天下是多么高的一种权力。

也许母亲并不是真的要安慰如意，她只是想安慰一下自己。



让母亲梦想破灭的是英布之乱的流矢，那一箭带走了父亲的性命。

这一次，如意真正地讨厌刘盈了。如意知道，这次平定英布的叛乱本来应该是刘盈去的。可是那个缩头乌龟却赖着不肯走，父亲迫不得已地替他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如意怀疑父亲驾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刘盈即使会哭，可能也不会像自己那样放声痛哭。因为那一天刘盈跨越了所有的障碍，他想要的东西，终于都拿到了。

即位的这一天肯定不能算是刘盈权力登顶的纪念日，真正权倾天

下的是他的母亲吕雉吕太后。

也许在这一天前，并没有多少人发觉吕雉的欲望，至少没有发现吕雉的欲望是如此之大。

吕雉恨如意的母亲，也恨如意。

如意承认吕雉的恨并不是毫无由来的。她为刘邦付出过很多，而回报却不多。她以富家小姐的身份下嫁了一个当时一事无成的混混，再接着是苦难的牢狱之灾和提心吊胆的人质生活。而到头来，刘邦宠爱的是母亲，甚至为了如意要剥夺本该属于她儿子的权力。

吕雉自然会报复，那些曾经、正在、即将威胁她幸福的人都应该自食其果，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在太子废立之争不了了之后，父亲已经明白，他在爱子如意的身旁遗落了一把剑，一把足以致命的剑。

父亲想过要在自己身后有人能保护终将失去依靠的如意，于是他如如意托付给对吕雉有恩的耿直大臣周昌，然后再让如意远离了京城。

然而天变了，父亲想象中坚硬的屏障，实际脆弱不堪——即便再有贤名，周昌能挡住的只是三次征召，却阻挡不了如意走向绝境的步伐。死亡无疑是曾经被他们逼退到绝地里的敌人的最好的安慰剂。

那座即将让如意殒命的宫殿，如意住过，母亲曾经一次又一次去想象如意拥有了这座殿堂后的情景。可是现在如意可以肯定，这座殿堂是属于那对母子的天堂，对于如意和母亲来说，这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地狱。

如意知道，那年那道冰到他心底的目光，又要重现了。

在这座宫殿里，曾经有两个人真正爱过如意，一个是长眠于地下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如今已经没有自由的母亲。

如意从来没有想到还有第三个人。



如意再次看到刘盈的时候，他还是像当年那样笑着。如意仔细分辨着这笑容，在这样可以撕下伪装的日子里，如意依然没有在他的目光里发现不怀好意和阴冷。

也许在这一天前，“兄弟”这一个词，能描述的只是刘盈和如意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手足”这一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更像一个玩笑。

如意看到了吕雉，她还是那样阴沉着脸，也注意到了她身后的刀光剑影。

如意发现吕雉的嘴角有一丝笑意，那是种得意的笑，但很快那丝微笑便消失了，因为吕雉看到刘盈牵了如意的手，紧紧地握着。

如意见过那些颠沛流离的逃荒者，在拥挤的人群中，哥哥紧紧牵着幼年弟弟的手，唯恐分离。

如意以为那样才是真正的兄弟。

如意没有想到这样的场景也会出现在刘盈与他的身上。

如意第一次在吕雉眼里，看到果敢和冷漠以外的东西。

如意甚至可以理解吕雉的不解和无奈。

吕雉也许想告诉刘盈，如意今天所处的绝境，可能本该是属于他们母子的。

吕雉也许想告诉刘盈，用体温唤醒在冰雪中沉睡的毒蛇的人，一定会被毒牙所伤。

吕雉也许想告诉刘盈，她所做的一切，是天下父母都会做的。只是父亲想到的是如意的未来，而吕雉想到的是刘盈的未来。

吕雉也并非无懈可击，刘盈无疑是这个主宰者心口唯一柔软的地方。而现在刘盈正用着唯一有效的办法去抵挡那些可能刺向如意的剑。

如意很想念父亲，他忘不了父亲抱着他一起看母亲歌舞的场景，